

当“小小讲解员”用稚嫩的声音讲解千年文物,当学生在儿童剧中与历史对话,当孩子们在古书院里亲手触摸雕版、诵读经典……文化的种子在童心中悄然生根、开花。这个根,扎进的是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;这朵花,开出的是文化传承的未来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被看见、被记住,更在孩子的手中、心中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
文化扎根，童心生花



学生用黏土制作镇墓兽。

吐鲁番的孩子用石膏“复制”历史

本报实习记者 王思超 文/图

“这次活动太有意思了,我真想亲手摸一摸文物,长大以后当一名考古学家。”“文物上的色彩太美了,我想长大去博物馆里修文物、画文物。”“我想研究历史,通过文物发掘更多的故事,将来做一名博物馆讲解员。”

近日,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博物院(博物馆)内,来自高昌区亚尔果勒学校、艾丁湖镇育英学校、恰特喀勒乡曙光学校的50余名学生,分享自己对历史的向往。当天,该馆举办“5·18国际博物馆日”系列活动,设置“丝路遗韵 文明印记”研学活动与“传承中华文化 讲好新疆故事”小志愿者讲解活动,吸引学生们踊跃参与。

研学活动在博物馆大厅互动区展开,设有文物复制、纺织技艺、航模手工制作等多个体验区。在文物复制体验区,学生们用石膏进行复制:捣碎石膏块,加水拌匀,注入模具,反复压实后脱模,仅需几分钟,一件文物复制品便

诞生了。亚尔果勒学校四年级学生萨尼亚·吐尔逊兴奋地说:“没想到‘做文物’这么简单,我还想体验泥塑复制,希望以后能参与文物修复工作。”

在黏土复制体验区,萨尼亚再次摆好模具,先往凹槽里刷一层薄油,再将可塑性强的黏土填入、拍平,最后倒模,一件吐鲁番出土的典型镇墓兽造型泥塑就这样完成了。指导老师艾克拜尔·买买提介绍:“泥塑阴干后可进行彩绘,成品与文物原型除大小外基本一致。我们通过增进孩子对文物的了解,引导他们爱上文物、认识吐鲁番、热爱家乡,同时锻炼动手能力。”

艾丁湖育英学校四年级学生紫罗兰·帕尔曼用了10多分钟,制作了一件伏羲女娲泥塑。揭取时,由于涂油不均导致一处缺损,她略显失望,艾克拜尔·买买提鼓励道:“缺损可以用泥塑修补,作品依然美观。”

紫罗兰在随后的文物故事讲解环节表

现突出。“伏羲女娲图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,图中伏羲、女娲来自中原文化,身体缠绕,图案精美。”紫罗兰说,“吐鲁番是我的家乡,这里出土了很多文物,我长大想当一名讲解员。”

在纺织技艺体验区,亚尔果勒学校三年级学生阿热依法·开塞尔认真练习。她说:“指导老师告诉我,学会纺织也可以在博物馆里修文物。吐鲁番出土了很多纺织品文物,需要懂纺织技术的人。我想学习纺织技艺,将来成为文物修复工作者。”

吐鲁番市博物院(博物馆)副院长邓永红说,近年来,博物馆常态化组织全市各乡镇、街道、社区、学校的学生参加研学活动,举办“小小讲解员”培训课程。同时开展“流动的博物馆”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景区,尤其是走进中小学校,把特色研学项目带到孩子们身边。通过互动学习,激发他们爱上历史、学习历史的热情,在孩子心中“种”下文化传承的种子。



《花木兰》演出剧照。 卢旭 摄

当鼓点敲响，木兰“种”进童心

本报记者 李 铮 卢 旭

“咚咚锵——”一声清脆的锣响划破剧场的黑暗。紧接着,鼓点如心跳般响起,由缓至急,瞬间将全场数百名小观众“拽”进了千年前的北魏军营。舞台上,身披“铁甲”的少女木兰与4位乐手一起,用手中的鼓槌、锣镲,奏出了一曲属于少年的勇敢乐章。

这是儿童打击乐音乐剧《花木兰》自4月30日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以来的日常一幕。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(简称“中国儿艺”)建院70周年的献礼剧目,该剧首轮演出20余场,门票早早售罄。更令人欣喜的是散场后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——“妈妈,木兰打鼓的时候好帅!”“我以后也不怕困难了!”这些反馈,正是主创团队最珍视的回响。

“我们的目标是做一部能留在孩子们成长记忆里的精品。”该剧创意策划陈平坦言。在当下,如何让传统文化经典主动走进孩子的世界?《花木兰》将“打击乐”这一充满原始节奏与力量感的艺术形式,提升为戏剧的绝对主角。

“我们想让音乐‘可视化’,让节奏成为情感和情节本身。”该剧音乐总监、打击乐演奏家李飏说。舞台上超过50种乐器交织出沙场、乡间、思乡、战斗等丰富意象,对孩子们产生了奇妙的吸引力。许多小观众在互动环节兴奋地模仿着节奏,一位小观众在观后感中写道:“那些鼓声好像打在我的心上,木兰害怕时鼓点乱乱的,她勇敢起来时,鼓声就又稳又有力。”

这正是美育的生动实践。中国儿艺团

长戈大力说:“高品质不是曲高和寡,而是用既精湛又真诚的创作,降低孩子理解经典美学的门槛,让他们在感官愉悦中,自然建立起对民族艺术的亲近与认同。”

如何让一位1000多年前的巾帼英雄,成为今天孩子们的“同龄朋友”?导演毛尔南选择抛开符号化的英雄叙事,回归到一个“人”的成长。“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会害怕、会想家、会在夜里偷哭的普通女孩,是如何在爱和责任中一步步选择了勇敢。”毛尔南说。

“我女儿看完后说,原来英雄也会哭,但哭完了还得继续完成任务。这比任何言语的说教都深刻。”一位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。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每一代人的心灵对话。儿童打击乐音乐剧《花木兰》用“少年心”共通的情感——对父母的爱、对朋友的义、对自我价值的追寻,为古老的传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,让“忠孝节义”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,而是可感可知的温暖选择。

“首轮演出的成功,增强了我们将其推向全国的信心。”保利剧院负责人说,今年,《花木兰》还将赴浙江嘉兴、上海、内蒙古包头等城市演出,计划巡回演出近百场。实际上,在《花木兰》创排初期,就邀请院线、地方文化部门等“演出链条”中的相关单位共同出谋划策,让剧目兼具艺术价值与市场潜能。因此,这部剧的特别之处,还在于其形成了一个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文化种苗”模式,将戏剧美育体验系统化、规模化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孩子面前。

古老书院有新声

本报记者 王竹青

青石板路蜿蜒错落,竹影清风间裹挟着书香。走进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陆坊乡的青田书院,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课正悠然开讲。在金溪雕版印刷手工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、青田书院山长洪志文的指导下,孩子们先上阅读课,然后亲身体验刻版、装帧等工序,沉浸式感受中华典籍跨越千年的流转之美。

“雕版印刷与书籍相辅相成,这项古老技艺推动了阅读的普及,让先贤智慧、经典文集得以广泛流传。”洪志文说,“金溪是明清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,我们将阅读从‘读一本书’延伸至‘书从何来’,让孩子们在阅读经典的同时,通过非遗体验去探寻典籍背后深藏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,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良好风尚。”

青田书院始建于元代,历经700年风雨跌宕,几度兴废。2021年,洪志文返乡复建书院。多年来,他盘活村中8栋废弃老屋,让竹林、稻田、菜地成为书院的“天然耕读资源”,使旸湾村蝶变为集“古、文、学、农、旅”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。这里是孩子们的书香乐园,在亲手触摸雕版的那一刻,文化的种子已悄然在童心生根。

青田书院是江西书院活化利用的生动缩影。赣鄱大地自古文风昌盛,素有“江右书院甲天下”的美誉。历史上曾涌现书院近2000所,数量超过全国古代书院总量的四分之一,白鹿洞、濂溪、鹅湖、白鹭洲等知名书院名扬古今。书院是古代的育人讲堂,亦是今日的惠民阵地。一处处星罗棋布、焕发新生的书院,化作公共文化服务浸润基层的坚实载体。更重要的是,它们成为孩子们亲近乡土、触摸文脉的第一课堂。

这些书院究竟给乡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?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坪上村的平山书院,“00后”教师刘德刚正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。书架上,5000余册图书整齐排列,借阅记录本密密麻麻写满名字。从前,村里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常与电子产品为伴。2019年,村里支持刘德刚在百年祠堂里打造书院,这里从此便成了当地青少年的“第二课堂”和村民的“精神粮仓”。

如今,平山书院活跃着一支由返乡大学生、乡村教师、爱心村民等组建的志愿服务队,并推出“3+2”教育陪伴计划:每周固定3小时课后辅导与阅读分享,寒暑假开设两期公益冬夏令营,用持续而温暖的文化陪伴为乡村少年



孩子在青田书院体验雕版印刷手工技艺。 邱政寅 摄

撑起成长绿荫,默默滋养着800余名留守儿童的心灵。这些孩子或许还不懂何为“文脉”,但古诗的韵律和书页的墨香,已让文化的根须深深扎进他们的童年。

在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鹅峰乡,有一座藏书300余万册、年服务超10万人次的文学阁书院,全年对外免费开放。文学阁书院的创始人名叫袁宇,是一位土生土长的“80后”青年。从小喜欢阅读的他,从二手书商那里一点一滴积攒起

来,1间乡村阅览室变成了4间……书籍越来越多,来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最终,在3个乡镇交界处,一座建筑面积逾1.5万平方米的民办公益图书馆拔地而起。如今,文学阁书院已成为万载县图书馆分馆,实现图书通借通还,乡亲们不出村就能借到县城里的书。

“我女儿常和同学一起来这里看书,身边还有孩子在此备考,顺利考上了好大学。”万载县三兴镇花塘村村民龙小琳说,“村里的孩子们

能与书为伴,多幸福啊!”对他们来说,一座书院就是一片可以让童心自由生长的文化绿洲。

民办公益图书馆如何建得这么大?一座座书院又何以在广袤的乡土上活力迸发?这背后令人动容的是有政府“扶上马再送一程”的赤诚,有青年的使命担当,还有老百姓对文化最纯粹的热爱、坚守与创新。而所有的努力,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:让古老的书院成为孩子们的文化摇篮,让千年文脉在童心中绽放出新的花朵。